

新疆平亂歷險記

郭寄嶠

蔣公急召派赴迪化

民國卅四年（一九五五）夏天，我任職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，於襄樊會戰，擊退日寇後，接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電話，召即赴渝，遵於翌日（八月十日）飛渝，比即晉見蔣公，承一再垂詢，有無興趣去邊疆，我立即答復，我身為軍人，國家需要我到甚麼地方，我便應到甚麼地方去，沒有我個人興趣不興趣問題。

八月十四日，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，蔣公旋即召我，謂將派我赴瀋陽或北平，主持該方面事宜，但目前尚未作最後決定，囑我先作準備。隔日又召見，要我先行準備先赴鄭州，將我歷年來所指揮之第一、第五兩戰區部隊中選抽若干軍師，編成一個戰區型態部隊，由我統率，沿平漢路北進，到保定石家莊一帶，並特別指示，如十八集團軍阻撓，則攻擊之。

我在重慶住一個月待命時間內，蔣公每隔日召談一次，多是囑準備赴瀋陽北平或鄭州。並說中央均在研究中，尚未作最後決定。但每次談話最後總是問我有無興趣到邊疆，我總是照前述

的話回答 蔣公。迄九月八日晚，接待從室電話，囑我於翌晨九時到達陵園官邸晉見 蔣公，我遂遵時前往，當時 蔣公由樓上到會客廳時，手持兩份電報，一為新疆省主席吳忠信先生來電，另一為新疆迪化各界來電，咸謂迪化危在旦夕，朱紹良（一民）長官已無法指揮，請即另派大員來新疆指揮。電文非常急迫，蔣公似亦相當生氣，當即對我說：「現在沒有辦法，祇有派你去，我已覆電派你即日前往，現在飛機已在九龍坡飛機場準備好，預定十二時起飛。我另派王叔銘及侍從室一參謀軍司令部一處長隨往視察，他們視察情形後回來報告。朱長官一民即行調回，吳忠信主席禮卿先生早即不願在新，亦將調回。你去以代理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代新疆省政府主席，並兼新疆警備總司令身份，全權處理新疆事宜。如有需要我用我名義發表文電時，你可斟酌逕行辦理。」

我當即陳述：新疆為寒帶地方，我目前著單衣，且漢中副長官部數千人需要我安頓，另外，今天在此與中央軍事機關還有很多事有待處理，故今天走不了。蔣公說：那就在此地做冬衣。我說，在此地做冬衣，時間上不可能，我漢中家

裏有寒帶衣服，為爭取時間，我明早出發，過漢中，將副長官部及家事略為處理後，即過飛迪化。蔣公又說：那你明日必須到迪化。我答復說：我明天除在漢中保有兩小時辦事外，其餘時間，均交由空軍安排，如能趕到迪化更好。

經漢中蘭州飛新疆

奉命後，因時間迫促，除往晤軍政部長兼後勤部長陳辭公（誠），請他對新疆部隊寒帶作戰裝備補充補給予以重視外，任何機關，均無時間前往。

但陳辭公一聽我赴新疆的話，他立即告訴我，新疆已到無法挽救的地步（因新疆供應局長劉雲瀚每天都有情報報告），目前北方無適當人可派，中央已研商至再，現在請你速回報委員長，仍照中央原定辦法，由你去瀋陽或北平，較為適當。我當即答復陳辭公，我是軍人，決不考慮生死問題，委員長曾十四次問我有無興趣到邊疆去，我歷次答覆，均以按國家需要來決定。現在委員長既已決定，我不能去要求作任何改變，假如需要改變我的任務，那是中央本身的事。現在除請你考慮對新疆部隊裝備補充補給外，其餘事宜，容

我到新疆後，依狀況再作報告。

卅四年九月九日我遵令離渝，在漢中停留兩小時，（漢中行營主任李宗仁曾到機場接我）處理副長官部事宜及家事後，選帶四位參謀及譯電衛士共八人隨往。因途有暴風，飛機繞道飛行，抵蘭州時，已近日暮。翌日六時到機場，蘭州空軍軍區司令劉國運報告王叔銘將軍，謂迪化情況不明，電信中斷多時，王將軍問我怎麼辦，我答復說：應遵委員長命令照飛前往。後於飛行途中幸與迪化方面取得連絡，約下午五時左右到達迪化。

迪化機場，聚集着大量歡迎人羣，他們都以為蔣委員長所派來大員，一定帶有大軍隨來，解救危機。吳主席禮卿先生登機接我，首先問我帶來多少隊伍，現在機場有兩萬多軍民來歡迎你這位中央特派大員，我回答說：先看看情形再說。

由機場到長官部的路上，沿途都佇立著熱情歡迎的各族人羣。這一些人的臉型、服裝，與內地人大不相同。邊疆同胞熱情，益使我感慨萬分。到長官部（新疆省政府東花廳，僅朱一民先生個人居住該處），與朱長官一民先生共進晚餐後，即赴保安司令部（即警備總司令部），參加我下飛機時規定舉行的會議，與會人員：為省政府廳處長以上、軍隊師長以上、保安司令部處長以上及省黨部書記處，聽取他們所作的敵情、軍情、政情，以及各地方社情、民情報告，會議進行到午夜始畢，我宣佈翌晨六時先行視察迪化附近城防工事。

蘇俄鼓動叛亂實況

綜合各單位報告當時一般情形概如下述：

- ①蘇俄鼓動新疆各族反漢反政府支援叛亂，即盛世才投俄時期亦未停其分化手段，盛世才背俄回歸中央後，當然益加積極。北疆自三十一年蘇俄培植烏斯曼，於阿山方面先成立所謂哈薩克民族復興委員會，供給武器，編練部隊，到處滋擾，所有東北疆通迪化哈密交通線，時遭襲擾，甘肅河西走廊玉門以西，甘新交通線，亦間有外蒙方面游擊隊襲擾，伊寧方面，卅二年在蘇俄協力下，成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，大編軍隊，並有俄正規軍化裝或不化裝參加，大量供應裝備械彈等一切補給。故自卅一年起，北疆西疆遍地狼烟，烽火不息，迄卅四年九月十日，塔城伊寧方面我軍正向瑪納斯河後退中。
- ②北疆由迪化到綏來前線，及迪化經奇台到哈密中間縣城，有我軍守備外，但各交通線上，補給車輛，時受叛軍叛民乘馬游擊隊攔截，尤其哈密到迪化兵站運送糧秣械彈，頻受截奪，使前方及迪化駐軍補給，瀕於中斷，最為嚴重。

③迪化城居民約八萬，維族約四萬、漢民約兩萬，其餘為各族。一般民衆，對盛世才時代政府及漢民族，原有惡感，城內蘇俄領事館，規模大，職員聞有八百人，有地下建築，並開築有坑道可達省政府地下，南北疆之重大城市，如喀什伊

寧等處，都有其領事館，各族人民進出頻繁，發運械彈，毫無顧忌。

- ④前方作戰部隊及迪化駐軍，糧彈補給，因受各運輸線上叛軍叛民攔截，極度困難，迪化駐軍，每晨到兵站領糧，迄晚，仍空軍返營，一無所獲。軍心民氣，緊張萬分，蘇俄總領事館及城內間諜，輒多方製造謠言，煽惑人心，日必多起，尤其時傳某日某時或今夜幾時，將實行暴動，居民益行惶懼。北疆各縣逃來難民無數，益使迪化糧食匱乏，秩序混亂。
- ⑤南疆方面，除焉耆和碩城為政府軍保有，莎車被圍已兩月餘。崑崙山脚之兩小城且末塔羌似無恙外，數月來分由伊寧方面，經天山竄入南疆、喀什、阿克蘇、且焉耆以西。叛軍叛民及俄軍一部，擊潰散駐各縣我駐軍後，分踞各縣。和碩以西天山內，最近亦正有大隊偽軍盤踞，似有進窺焉耆遮斷我南疆糧道企圖。蒲犁方面，早經俄軍侵略，並糾聚偽軍叛民圍攻莎車及竊據迤南各縣。

加強城防馳援北疆

九月十一日晨六時，率同李鐵軍總司令、及駐迪師旅長、與王叔銘將軍暨隨來之侍從室參謀、軍令部處長等，一同視察迪化城防工事，感覺工事不够堅強，乃即時指示：徵僱民工一萬人，由省府撥款及材料，工程由李總司令督導城防司令部辦理。星夜趕築強固之據點式縱深陣地，旋於

抵達迪化城西南之妖魔山高地附近時，感覺該山地帶乃俯控迪化城極佳之防禦要點，並有能藏千人以上之山洞，當即指示李總司令及各師旅長，謂此地區為我們最後死守之陣地，假如真到那種地步，屆時我將電請委員長派王叔銘將軍率空軍一部駐哈密，專任對我們的空投補給，王將軍是你們的老學長，山東豪傑，他一定會答應的。當時王將軍在旁，立即答稱遵辦。

九月十二日、十三日北疆前方情況，益為惡劣，精河、烏蘇相繼失陷，守軍殘部突圍向瑪納斯河東岸轉進，敵亦跟踪急追，有一舉奪取迪化企圖。因此急作如下初步決定：

- ①組織第八戰區長官部迪化行轅辦公廳，置作戰、情報、交通、通信、補給、秘書、譯電、總務等各課室。任長官部在迪化之中將高參陳德發（黃埔一期浙江籍）為辦公廳主任，以隨嶠赴新之參謀四人（均軍校第十二、第十三期及通信兵學校畢業）由中央分發到第一戰區者，分掌各課業務，以利指揮。
 - ②儘速抽調未經作戰而又比較完整之徐汝誠師及騎兵第一師，增援瑪納斯河守備任務，扼阻敵軍，越河進犯。
- 於綏來城設戰區前進指揮所，以徐汝誠任指揮所主任，指揮前方各師，並收容前方退回各部隊（計有七個師番號），新四十五師，移駐呼圖壁，鞏固後方。
- 向前方增加部隊，悉用白晝車運，使在天山敵人，知我有大軍增援到達，冀遲滯其

進犯企圖。後送整補部隊，則於夜間轉運迪化，藉增城防兵力。

③青海騎兵第五軍到達哈密之先頭梯隊，則改由汽車速先運來迪化，其餘主力亦促其趕速前進，分控迪化奇台一帶。

④以一二八師主力集結焉耆，待北疆穩定後，再向喀什莎車一帶掃蕩前進，並解莎車之圍。

⑤令迪化市長鮑爾漢（塔塔耳族）選徵可靠壯丁編組乘馬巡邏隊，掃蕩迪化城週圍二三十里左右一帶敵人游擊隊與叛民，以維護迪化週圍安全，使鄉下人民，能以進城運取食物。

⑥選編小組乘馬部隊，配合裝甲汽車隊，分段掩護兵站補給車運行，期能安全運補糧秣械彈衛生器材不使資敵。

⑦嚴督加強迪化城防縱深據點工事。

⑧通令各部隊長切實維護軍紀，尤其禁止軍隊攔截人民入城販賣食品，至於供應局糧食供應不繼，及輔助爾後作戰時主食儲存，則責由省府大量徵購牲畜，分發部隊畜養，用備必需時之緊急應用。

⑨為鞏固城防，節約食品，減輕守城部隊負擔，與省政府協商，擬訂非戰鬥機關人員，必要時悉數南遷焉耆，節留食品，移備軍用。同時亦可減少實戰時城內不必要之混亂顧慮。

⑩因迪化哈密交通線，時受阻擾，人心惶恐，焉耆塔羌線東側道路之塔羌西寧線、塔

羌敦煌線，因地屬高原，原為原始古道，如稍加整修，便可通行汽車。乃責成省政府與甘青兩省政府聯繫，加速整修，增加後方交通線，藉安民心，鼓舞士氣。

一切部署慎重考慮決定後，朱一民先生對使用徐汝誠師，不表同意，堅持留控後方，我也一再申述，此為最後關頭，必須迅速集中全力，擊破來犯之敵主力，才能維護迪化安全。如敵人突破瑪納斯河線（乘馬部隊到迪化僅一日餘行程）大局即無法收拾，不得已我遂將委員長賦予我的任務，詳為轉達。此時朱先生才知他即將內調，遂不再堅持，我立即下令徐汝誠師開拔。

明令警告鎮壓暴動

我到迪化兩、三日之間，每三、二小時，即接到各方報告，不是前方某處失陷，便是某處我軍小部隊被殲或潰退，及後方交通線某處敵人截車，又迪化城內，幾時將要暴動等等，羣情惶惑，乃召警務處長兼中央警官學校新疆分校校長，並兼中央駐新情報負責人胡國振君，（軍校三期浙江籍，曾任台灣警務處長）詢以如敵人接近迪化城郊，城內反政府人民，是否敢有暴動。他很肯定的答復我，說：「一定暴動」。因有蘇聯總領事館策動規劃支援也。因此我當即告訴胡處長，立刻邀集有關人員，密作如下之警告性宣傳。

①中央所派來郭某，其性情殘暴，較盛世才尤甚。

②郭某已宣佈，凡參與暴動人民，不分中外，一律就地處決，不得稍有寬縱。

③如敵人近迫城郊，先將城內暴動敵人殺絕，再與城外敵人決戰。

以上是表示政府之決心，使企圖暴動份子，包含蘇俄人，有所顧忌，不敢輕於舉發。當時長官部省政府對鮑爾漢市長，不敢信任，但又不能調換，對迪化附近敵人及叛民騷亂，日益猖獗，勢須有本地人的武力組織，才能增加城防與交通維護。我三召鮑爾漢詳談，我認為鮑原係留德學人（與俞大維先生同學）對俄共盛共均極痛恨，其身體受盛共鞭撻，傷痕累累，故即賦予組織乘馬自衛隊，發給槍彈，開始在迪化城外二三十里一帶巡邏游擊，極具成效。其兵力亦因有成績而逐漸增加。

督師馬河解危莎車

我將以上主要事項處理後，即過赴瑪納斯河前線，及綏來城視察，慰問軍民，與前方退回部隊，到瑪納斯河東岸前線時，曾立於戰壕上，背距瑪納斯河西岸敵人，不過七八百公尺左右，對戰壕內官兵講話，說明目前是對蘇俄作戰，勉全體官兵，要雪恥報仇，恢復國土，及維護國家四強之一的國際榮譽，蘇俄軍隊，在國際間向來是打敗仗的，不足為懼。斯時火線上官兵深為興奮，我之冒如此危險，置身於敵人步機槍火力有效射程內者，旨在挽回前方官兵對長官部信心與犧牲復土決心。當時壕內有一位士官長，站起來高聲說，我們知道長官在國內作戰指揮非常有威望，我們絕對服從長官，奮鬥到底，擊敗敵人，收復失地，一時前線氣氛大為改善。前方部署甫定，北疆所有敵人，於九月中旬下旬多次集中向我

瑪納斯河正面及兩翼後猛攻，均陸續被我各師奮勇擊潰，紛向伊塔阿三區回竄。我連電委員長懇加速補充，以便向伊塔阿三區繼續追擊，四五日無復電。我又建議委員長以當時世界大戰結束，蘇俄對美國有顧忌，絕不會增派更多軍隊來新參戰，我應乘機先行收復失地。我的報告，未獲答復，似因國內棘手問題太多，無暇顧及，或許中央仍在等待與蘇方洽談謀求政治解決。

我因北疆穩定，目前既不能繼續追擊，我遂乘空軍教練機越天山到焉耆，沿途看整個雪山中一窩一窩豺狼虎豹，聞飛機聲，在叢山中成羣亂竄，極感壯觀。到焉耆後，將一二八師步槍悉換三八式，士兵服裝儘量換新，其番號亦改中央軍番號，先對全師講話鼓舞士氣，嗣對運輸部隊、重兵器山野砲迫擊砲重機槍部隊、通信部隊，分別就各兵種不同任務，詳加指示。特別着重「行軍戰備」「駐軍備戰」。解莎車之圍時，選擇有利地形，集中重武器與機槍火力，厲行一點突破，首先打通與守城部隊連繫，幸各官兵均能切實遵行，用能於出發後一週左右，解莎車之圍。將圍城之敵萬餘人殲滅，殘部無幾，經溝壑退逃俄境，計有一團投降，一團將團長首級送來。城外匪屍三四千人，旋經擴展掃蕩，南疆逐次第全部收復。

座機墜毀頭傷九處

約在卅五年三月下旬，奉中央電令，第八戰區長官部撤銷，改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。因當時吳忠信主席早已離新，張治中未到，故候於張治中卅五年四月三日到迪化後，我即召集隨張到迪

人員陶峙岳、宋希濂等，將新疆一切情形，及今後保安計劃等講述一整天，期使他們今後努力保有國土外，長官部辦公廳陳主任德發於此次集會移交後，痛哭約半小時，同感不應屈服謀和，貽誤未來，我遂於翌日乘機返關內，不幸於次日由嘉峪關機場起飛約二千餘呎高度，機身翻覆，墜撞沙漠中大沙堆。我頭傷九處，血流滿面，十分驚險，隨員均輕重傷，爾後逐漸痊復。空軍方面，死機械士父子二人。第三日晨空軍另派救護機接我飛抵蘭州機場，滑走時，右前輪胎爆炸，機身右傾覆，駕駛員摔倒，我幸亦無恙。事後許多朋友獲悉我在嘉峪關及蘭州機場兩次歷險，咸以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相慰勉。我則以新疆之行，僅維持了暫時的安定，未能使邊疆長治久安，深感歉然。

新疆同胞聞悉我將離新回國內消息後，迪化附近民衆，紛紛陸續到省政府長官部來拜見我，省府內外羣衆擁擠萬分，人數無法計算。鄯善有九十餘歲老人四人，乘馬來晤，極為感人。

在蘭州養傷數日期間，將長官部結束改組後，旋即應委員長 蔣公電召赴南京國防部任職，結束西北任務，當抵南京國府謁見 蔣公時，曾將收復新疆情形簡略報告，並陳述反對謀和意見，蔣公笑而未予解釋，當時有兩位侍從秘書在旁記錄，目前似均在台。

國界種族邊防大計

新疆平亂歸來後有幾點感想：
一、我國邊疆地區面積佔全國百分之七十左右，與鄰國國界多未確定，詳細地圖缺乏，各地

區所製縣境一般地圖，國界銜接，相差甚遠，嶠奉召到台時，曾建議行政院，成立研究國界組織，經在光復會設立國界組，已初步完成多項方案報轉行政院，中央各有關部會，似應繼續研究備用。

二、我國是五族共和國，邊疆民族語言、文字、生活習慣、信仰，多與內地不同，新疆有十四種民族，大部份與中亞細亞蘇俄所建立盟員共和國同族，交往頻仍，糾葛彌多，而邊疆地區蘊藏豐富，易啓鄰國覬覦，滋生事端，宜有組織的保持近代國防研究。並注重國防高深學識參謀教育。

三、熱帶、溫帶部隊，派赴寒帶高原、戈壁、沙漠，又為在多民族居住地區作戰，難以適應因素已多，故部隊在入新運輸途中，即已凍死不少人。而西疆作戰，凍死、餓死、渴死官兵，為數不少，值得省察警惕。

四、邊疆地區國防軍（野戰軍）使用，應先就政治性環境與敵情，慎研戰略配置。至於地方治安維護人員，宜在行政系統本身，設法籌組。國防軍絕不能長期使用於語言、文字不通之地方，擔負保安警察責任，漢置屯田、清建滿營，其目的都是重在兵力集中，嚴禁散置，入新部隊，多屬奉令配控各縣，故當暴民受誘，紛起發難，交通立即受阻，各軍師長可能使用兵力，不過團營或更少，難奏膚功，其功過不可不察，此非部隊長責任也。李總司令鐵軍，原駐甘肅河西，最後雖移駐哈密，似未負指揮部隊作戰責任，聞過去刊物，對各指揮官時有正確批評，希望主管瞭解，編史時注意及之。卅四年九月十日以後，新疆極度危急時期，徐汝誠指揮第四十六師、騎

兵第一師，及原守瑪納斯河各師，在敵人兩旬時間多次多方面猛攻，取得最後決戰勝利，開收復南北疆先鋒，騎兵第五軍馬呈祥部，協力前線側翼作戰，掃蕩後方偽軍暴民游擊隊，維護交通補給，葉成部第五十八師，警備迪化，警務處長胡國振迪化警察局劉局長鎮攝內奸，一二八師孤軍突進南疆，收復沿線各城，解救莎車之圍，均在本戰役中立功至大，而守莎車城近三個月之歐陽專員，文官遵令守城，艱辛苦戰，更屬難得。此外尚有若干軍師分據各守備地區鎮攝，時久難以回憶。

五、歷來中央對戰役檢討，側重部隊作戰缺點。今後宜首先考慮中央對作戰地區所派遣之部隊、裝備配屬、兵種編配、後勤補給，以及戰略指導等，先自檢討。此皆指揮道德之始基，攸關戰爭勝敗，官兵生命安危。至於入新部隊初期作戰挫折，在各部隊本身，似均已盡其最大能力，可資殷鑒。

六、關於新疆作戰的認識與影響，過去報章評述已多。茲有兩點評斷，值得參考。

新疆戰防兩段評論

1. 前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，去世前一週，於嚮往伊所住之榮民醫院視疾時，伊介告其女秘書曰，這位將軍，一輩子沒有打過敗仗，又說，假如你不去迪化，則新疆一定失陷。但是，你收復新疆的結果，對中央政府幫助不大，對毛澤東是幫了大忙。因為，假如新疆陷入蘇俄所建立的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手中，那史達林還會把牠交還毛澤東嗎？新疆沒有了，等於中國西北部沒有

了，也如同一把尖刀，插入毛澤東的右脅下，那毛澤東還敢再反蘇嗎，這件事關係太大了，今後影響如何，未敢逆料。葉先生的判決，似尚正確，希望將來收復大陸，新疆仍隸我國版圖。不蹈外蒙古覆轍。

2. 卅五年九月，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先生辭職。蔣公令我調主甘政。我在南京飛機場接谷先生時，他一下飛機，首先告訴我，本飛機上乘客，有一位美國駐新疆美聯社記者，他一再問我，你們中央為何把郭將軍調離新疆，使多數新疆人民，非常失望。蘇俄和偽軍與你們政府和談，是作戰失敗的緩兵計，絕非誠意等語，殆新疆人民絕大多數都是恨共黨、更恨俄共也，此點，希望國人對邊疆多數人民意向要有正確認識。

成仁成功往事已矣

王叔銘將軍等，視察竣事，於動身返渝前，來問我，有句話向委員長報告，我答復說，此間危急情形，兄等已瞭解，正如一個病人，已陷絕境，我將盡我最大智能，企挽此危局，如不能成功，我便成仁，請以此報告委員長，王將軍到渝後，曾據實報告，卅五年多在南京國防部時，王將軍曾告訴我，當他在渝將新疆危急情形轉報時，委員長似甚歎息，並說「局勢真如此危險，希望他能成功」，我亦慶幸能達成委員長希望，沒有成仁，（我曾已寫好處理家事的遺囑，交由迪化返甘肅河西總部之陶峙岳總司令轉交駐酒泉之王軍長晉（幼年同學），代為保存，如我成仁後，由伊交我家人）。

(上圖)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一日郭寄嶠(前排左)代理八戰區司令長官在迪化機場歡送吳忠信主席。(下左)郭寄嶠將軍三十四年任八戰區代長官時的照相(下右)郭寄嶠將軍在迪化附近公園留影(文見第十頁)

